“天下第一街”的“浴火重生”

汉正街两度“起死回生”背后的迭代“密码”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李一方摄

▲这是1月21日拍摄的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内景。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

有着500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历经沧桑，如今依旧活力四射：每天10万多名“打货人”来往穿梭，日均服装交易额达两亿多元，业内估计每年仅男装线上、线下销售量就占全国市场的三成左右。

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典型一度被关停，作为“脏乱差”批发市场代表又差点被整体搬迁。

汉正街的两度“浴火重生”，背后蕴含着哪些迭代“密码”？

从“投机倒把”到“改革先锋”，首次迭代打造内贸经济“初级版”

40多年前，在汉正街摆小摊养活家人，还因“投机倒把”坐过牢；40年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改革先锋”的表彰。78岁的郑举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命运会有如此大的转折。

上世纪50年代，在汉正街土生土长的郑举选因双目失明，在家门口摆起地摊，卖过五角星、纪念章，也背着冰棒箱四处叫卖。凭借货真价实、守信经营，郑举选的小生意做得红火，还被同行戏称为“盲侠”。

处在长江、汉水两条黄金水道交汇处的汉正街，兴起于明朝成化年间。曾上演着“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景象。然而，有着“货到汉口活”之美誉的汉正街，也一度日渐“凋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延福回忆说，当时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工业基础薄弱，各类物资供给有限，小到一枚纽扣、一把雨伞，都需要经历从国家下计划-企业生产-国有商业部门收购后定价销售这个“路线图”才能到消费者手中。

那个年代，个体户被视为资本主义产物；个人进货、定价销售会落下“投机倒把”罪。汉正街所有小商品交易被禁止，个体户也被取缔。

往日熙熙攘攘的汉正街骤然冷清。

“我要养孩子、养老婆，又找不到工作，生计所迫，只好继续偷偷做小生意。”郑举选说，为此，他进过学习班，还被关进看守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决定放开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刚从看守所出来不久的郑举选，赶紧向工商部门提交了申请，成为首批103户申办工商营业执照的个体户。“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胆。”郑举选说，那时候，生意真是红火，针线、纽扣、打火石都是成堆卖。

最高峰时，汉正街形成60多个专业市场、30多万种商品的小商品综合市场，每天前来打货采购的客流量超过30万人次，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上世纪80年代，郑举选就成为武汉市的首批万元户、百万富翁。改革开放后，“买全国、卖全国”的汉正街迅速恢复市场繁荣，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的代表，成为中国内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先行者、试验区。

从“脏乱作坊”到“时尚名街”，二次迭代催生批发市场“升级版”

汉正街龙腾大道上的服装商户李涛，上世纪90年代从摆地摊开始，一步步开创男装品牌“合伙人”。这家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小商铺，现在年销售男装上百万件。

“10多年来，汉正街要整体搬迁的消息不断。”李涛说，他和很多服装商户尝试搬出汉正街，最终又搬回来。迁出又搬回，这是汉正街不少服装商户的共同经历。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汉正街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弊端日益凸显：依赖现金、现货、现场的“三现”交易，市场瓶颈难以突破；传统“买全国、卖全国”，批发走量模式逐步式微；占道经营、前店后厂等“脏乱作坊”格局和频繁发生的火灾。

搬迁还是转型？汉正街面临艰难抉择。

搬迁属常态，转型难破题。汉正街管委会原副主任熊国汉说，处于城市核心区的综合批发市场，商铺、仓储、加工、住宅高密度混杂，超出城市容纳极限，加上消防、交通、治安、环境等问题限制，往往被迫整体搬迁，鲜有就地成功转型案例。

在汉正街经营20多年的张立志说，服装行业相对利润率高，但需要产业集中，人气集聚。离开汉正街，就远离了汉口商脉。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说，武汉文化底蕴丰厚，工业产业链完备，棉纺、服装加工产业基础坚实，服装设计院校云集，专业人才储备雄厚，“进入互联网时代，汉正街还是金字招牌”。

经过“综合整治、拆迁征收、产业升级”，加上全面“禁货”，汉正街43个消防问题突出的市场被关闭。数千家加工厂、上万家商户转移搬迁到武汉黄陂、孝感汉川、潜江等地。

留下来的服装商户，生产车间、仓库物流外迁，门前狭窄马路被改造扩宽，原本“脏乱差”的作坊变身成为外观新颖的时尚商店、商铺，仅保留展示、交易功能。由此，汉正街完成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到服装“时尚名街”的蝶变。

眼下，依托武汉周边60公里内3000多家服装企业，80万名产业工人的配套，汉正街服装年交易额近千亿元，形成与广派、杭派服装“三分天下”格局。

从追求规模，一味走量；再到找准定位、顺利转型，汉正街恰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缩影。

从“抄版贴牌”到“汉派设计”，三次迭代培育潮品供给“现代版”

走进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3000多家服装商户聚集，前来逛街、“打货”的顾客，人流如梭。位于六楼的设计中心，数十名设计师、样衣工一派忙碌，版式设计、样衣加工、新款上架……

一公里之外，在建的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主体结构雏形初具。投资百亿元、今年9月即将投入运营的时尚中心，将有3000多个品牌进驻，汇聚国内外设计团队、服装加工企业资源，打造服装产业共享平台。

针对“抄版贴牌”为主、原创设计不足、假货泛滥不止等短板，汉正街与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合作，“订单式”培养设计人才。目前已有300家服装设计师工作室进驻，汉正街成为展示“汉派”设计的重要窗口。

过去习惯“赌”潮流，商户看中几个款式，就上万件进货，稍有差池全变库存，损失惨重。武汉国际时尚中心投入运营后，借助原创设计资源共享、快速反应加工保障、全程线上物流配送等方式，帮助服装商户实现“小单快反”式经营。“今后，商户可以先小批量下单，结合市场反馈，在3至7天内完成批量生产、物流配送全流程，快速反应，减少库存，提高利润。”负责武汉国际时尚中心运营的复星集团云尚产业总裁田左云如是说。

随着网络技术和快递业的发展，各种汉派服装、日常潮品……通过线上、线下流向全国各地。

现在，琳琅满目的服装款式不断更新，搭配潮流“网红”直播在线推荐，潮品发布会和城市T台秀不时举办，散发着汉正街的青春、时尚。

武汉市硚口区委书记景新华说，中国经济从短缺、到富足、再到个性化的跨越历程中，凭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善抓机遇的商业精神，汉正街一次次迭代破题，浴火重生。

汉正街人流不息，奋斗者追梦不倦。

（记者唐卫彬、刘紫凌、廖君、李劲峰）

新华社武汉1月25日电

新华全媒头条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订阅“新华全媒头条”栏目

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务、故意伤害等犯罪

19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法治国家没有法外之人

山东平度、江苏镇江非法聚集案件真相调查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熊丰、人民日报记者倪弋）近日，检察机关对两起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犯罪的19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批捕：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对钟世峰、王绪章、郑向冰等10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对白俊国、牛伟浩、高建辉等9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经查，这19名犯罪嫌疑人成分多样、背景复杂，其中多名人员有违法犯罪前科。

2018年9月30日至10月4日，犯罪嫌疑人于有峰等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串联动员，策划国庆节期间以“旅游”名义进京非法聚集上访。在山东平度市委市政府解释、劝阻过程中，于有峰等人相继在多个微信群内发布“被殴打”等虚假信息，并与犯罪嫌疑人王绪章等人联系。于有峰等人还故意“碰瓷”，声称遭到殴打，后到平度市人民医院经CT等多项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期间，王绪章到医院录制于有峰等人被“打伤”就医的不实视频，发布到微信群，欺骗、煽动退役人员到平度“声援”。

经一系列串联煽动，2018年10月6日中午，聚集于平度市人民会堂广场的人员已达到300余人。随后，犯罪嫌疑人钟世峰等人带领60名聚集人员，手持木棍和灭火器实施暴力袭警、打砸车辆等一系列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共导致34名现场执勤民警、工作人员及群众受伤。该事件对当地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1辆警用大巴车和3辆地方车辆被砸毁，总计损失245万元，104家商场、超市、门店被迫关门停业，11条公交线路960辆次公交车被迫调整运营，多条道路无法通行，直接经济损失达820余万元。

在白俊国等9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一案中，经查，2018年6月20日凌晨，犯罪嫌疑人王益宏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自行倒地敞开上衣，作被打受害状，示意他人用手机录制，并配发语言、文字“我们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黑恶势力殴打，现场警察旁观，请求支援”。

其后，江苏省镇江市政府在现场播放王益宏“被打”事件的监控视频，还原事实真相，很多现场聚集人员觉得受蒙蔽，准备撤离。犯罪嫌疑人牛伟浩等人见势不妙，强行关掉正在播放真相视频的设备，极力阻挠、谩骂和威胁准备撤离的人员，同时迅速拍摄所谓“反辟谣”视频，持续煽动外地人员继续赶往镇江“声援”。

犯罪嫌疑人白俊国凭借多次组织、参与非法聚集事件的经历，被推为现场“总指挥”。2018年6月21日至23日，白俊国、牛伟浩、高建辉等犯罪嫌疑人组织1000余人非法聚集于镇江市政府门前广场、人工湖周边等区域，通过打横幅、喊口号、游行示威等方式，要求政府满足诸多不合理诉求，并用砖头、石块和木棍等，对现场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实施暴力对抗、暴力殴打，共导致65名民警辅警和现场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受伤。该事件致使镇江市政府等相关单位正常工作停滞，现场周边环境和城市设施大量受损，广大市民出行和日常生活深受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19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检察机关表示，上述两起打着“退役军人”旗号的非法聚集事件中，多名人员涉嫌严重违法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前期，公安机关全面开展了侦查调查工作，基本查清了事件真相，查明了主要违法犯罪事实，收集固定了相关证据。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按照法律规定，积极做好起诉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将案件办成铁案，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坚决维护法治秩序。

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人民日报记者倪弋、新华社记者熊丰

25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山东平度极少数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有了最新进展。山东省潍坊市检察机关对钟世峰、王绪章、郑向冰等10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依法批准逮捕。同日，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对江苏镇江一起打着“退役军人”旗号组织非法聚集事件的白俊国、张小龙、高建辉等9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逮捕。

2018年以来，全国接连发生几起极少数打着“退役军人”旗号组织的跨地区非法聚集事件。其中，6月19日、10月6日分别在江苏镇江和山东平度发生的两起事件，除给当地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外，还造成多名民警、执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受伤。

记者近日前往山东、江苏两地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及办案民警，发现两起案件竟有着相似的特点。而通过深入的调查，更多惊人的内幕逐渐浮出水面。

从“制造碰瓷”到“主动倒地”

山东平度、江苏镇江，两起非法聚集最终都升级演变成违法犯罪，到底是什么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记者调查发现，两起事件“导火索”都是在微信群中大量传播的退役人员“被殴打”视频——

2018年10月4日，一些退役人员因不满足政府已安置的公共服务岗，策划以“旅游”名义进京非法聚集上访。

在当地党委、政府劝返过程中，于有峰等人相继在多个微信群内发布“被殴打”等虚假信息，还故意“碰瓷”称遭到殴打，后到平度市人民医院经多项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期间，王绪章还到医院录制于有峰等人被“打伤”就医的不实视频，发布到微信群继续欺骗、煽动到平度“声援”。

而在4个月前的镇江事件中，拍假视频这一手法也如出一辙。

在镇江市政府门口非法聚集期间，工作人员劝离带离过程中，人群中突然有人喊话“有没有人受伤”，王益宏马上说：“我躺下，你们来拍视频”。

随后王益宏自行倒地敞开上衣，杨建慧、唐润泉等人随即拍摄视频并发至多个微信群，“老兵被黑社会殴打，请全国战友声援”“打过人以后就跑到大楼里面躲起来了，请全国的战友向镇江声援”。

为了澄清真相，6月21日，镇江市政府工作人员随即调出当时监控视频，在聚集现场播放，以澄清事实真相。现场人员看后觉得受骗，打算撤离。

牛伟浩见势不好，强行关掉正在播放真相视频的设备，阻挠辱骂工作人员，并极力阻挠威胁打算返回的聚集人员。

见谣言戳穿、事态不妙，牛伟浩再次到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对着完好无损的王益宏，再次拍摄“被打”视频发到微信群中，希望留住现场人员，煽动外地人员继续赶到镇江聚集声援。

牛伟浩是何许人？镇江事件中，牛伟浩到达聚集现场后，凭借着好口才，他总是出现在队伍最前面，演讲煽动现场情绪，而后多次带头与现场执勤人员发生冲突。现场人员说，听了他的演说大家“群情激愤”。

实际上，牛伟浩这么做是无利不起早。户籍地虽然在天津武清，但他组织或参加非法聚集上访的足迹遍布多个省市，一次次获得的“好处”让他明白，只要他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他回到当地要挟政府的资本就更多一些。

2018年国庆期间，牛伟浩生活在河北霸州的父亲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询问牛伟浩的去向。牛伟浩感到机会来了，立刻谎称父亲受到当地派出所恐吓，煽动退役人员到霸州聚集。在牛伟浩的煽动下，河北75人、外省246人到达霸州聚集现场，以此给当地政府施压。

过程中，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牛伟浩的父亲内心十分恐惧和担忧，害怕收不了场，试图出面向聚集人员澄清事实，牛伟浩竟威胁其父亲说“你要是不想死就按照我说的做”。牛伟浩还要求当地派出所所长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录制视频发到微信群，才同意了结此事。

最终，当地政府为了让非法聚集人员尽快撤离，迫于无奈答应提供50万元补偿金，牛伟浩按照省内每人800元、省外每人1500元的标准分给参与聚集的人员，剩余的据为己有。

从“抱团取暖”到“诉诸暴力”

如果说通过发布虚假视频，“矛盾”被成功“炮制”，那么，下一步伺机寻找“燃点”、升级对抗冲突，就成为发展的必然。平度和镇江两地非法聚集事件中，极少数不法分子始终积极煽动聚集人员、准备制造对抗、主动挑起事端诉诸暴力。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微信群的口号就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这次平度的事，当时商量时都表示，必须抬高价码，必须联合起来用武力对抗。”

记者见到了钟世峰，正是鲜明的暴力口号，让他当上平度事件现场总指挥，成为组织煽动并积极参与打砸执勤车辆和殴打民警的首要分子。

上访过十多次的他，去过济南，到过北京，也参加了镇江事件。在屡次越级非法上访中，他尝到了不少“甜头”。

钟世峰总结“经验”：“在上访中，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必须要很多人参加，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他口中的“很多人参加”，其实就是一步步通过编造谣言煽动聚集施压，利用退役人员群体讲义气、重感情的特点，不断向政府敲诈，以满足个人利益。

这一点，记者从几次参与现场对话的平度市人民政府市长李虎成那里也得到证实。

“如果是有打人行为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但是当天事情发生的前后监控和医院诊断都能证明没有任何伤情。”李虎成说，“调查结束后，我们及时通过对话反馈。几个挑头者无话可说，然后就逐步转向要求补偿，包括误工、路费等一些不合理要求。”

多次非正常上访的经历，让钟世峰逐渐产生了通过暴力对抗实现利益诉求的错误认识。在他的安排下，平度人员李俊联系其妻姐张建美购买105根木棍、16个干粉灭火器及一袋腻子粉送至聚集现场。

钟世峰还现场演示了暴力打砸的方式。“当时我拿着棍子展示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向前跨一步半蹲扫腿，第二个动作是向前跨一步由右上朝左下打击的动作，第三个动作是向前迈一步戳击的动作。”钟世峰供述。

精心策划之下，“燃点”终于出现。10月6日下午，田文才带领30余人接应外省“声援”人员，季连敬将劝阻民警一同带倒坠地后，季连敬、田文才等借机大喊“警察打人了”，并推搡围攻执勤民警，接到消息的钟世峰立刻带领郑向冰、杨小青、张小龙、王秀启等数十人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棍棒和灭火器赶来，大肆打砸车辆、袭击民警。

在镇江事件中，现场工作人员准备对非法聚集人员依法劝离带离时，聚集人员用石块、砖头、木棍等袭击民警辅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黄宁军还将现场民警推入人工湖中，致使该民警右腿脚踝和胫骨粉碎性骨折。

聚集期间，当地市委市政府多次派党政干部主动沟通对话，现场听取诉求。现场执勤民警始终规范文明执法，保持了冷静克制。

公安机关查明，两起事件都是极少数不法分子藐视国家法律、挑战执法权威的违法犯罪案件，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在平度暴力打砸事件中，造成34名现场执勤民警、工作人员及群众受伤，在镇江非法聚集事件中，65名民警辅警和政府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受伤。19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这19名犯罪嫌疑人成分多样、背景复杂，其中多名人员有违法犯罪前科。

从“抬高身价”到“漫天要价”

记者梳理发现，涉案人员绝大多数上访诉求都与经济利益有关。

“政府对我越好，我越觉得政府是欠我的，提出的要求就变本加厉。”参与镇江、平度、漯河3起聚集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张小龙说。

2005年，张小龙转业至无锡市，自愿选择了货币安置，并领取了5.8万元安置金。后来，他开办的工厂因经营不善关闭，亏损600余万元，便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开始了无理上访。

他提出，因企业亏损欠银行的20余万元，他能还多少还多少，其余由当地政府解决，同时，还希望政府提供1000平方米的冷库让其创业，并提供50万元无息贷款。

在后来的陆续上访中，他又提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补发退役至今工资一百万元左右，并按照高危险工种，年满55周岁办理退休；二是为他解决60平方米的安置住房一套。

明知诉求不合理，仍希望政府突破政策许可“包办一切”，一旦没有如愿，便企图把事情闹大甚至用暴力犯罪的方式要挟政府以实现非法诉求。

镇江事件现场总指挥之一的白俊国更为典型，近一两年来，其先后通过煽动聚集敲诈各地政府总额高达43万元。

“钱来得太容易了。只要想要钱了，就找个名义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来聚集。”白俊国说，“都被我利用了，我凭借在他们中间有一定的号召力，借‘维权’的名义找钱，有几个地方政府为了不让我搞聚集，一次给我5万元，给了3次。”

2018年10月30日，白俊国串联部分人员到河南邓州，要挟当地政府给5万元才离开，最后政府同意拿2万元。白俊国拿到钱去湖南等地旅游后返回邓州，又在微信群发布消息，以在邓州过生日为由，让大家都去邓州，其真正目的也是给邓州当地政府施压。当地政府派工作人员跟白俊国谈判，白俊国开口要22万元才能离开，最终当地政府同意给12万元，白俊国老家巩义市也同意给2万元，白俊国个人拿走14万的40%，剩下的60%作为旅游费用。

郑向冰在平度事件中是现场实施暴力打砸的主要人员。1994年12月底，当地政府把他安置在当地公交公司上班，2013年开始，因身体疾病，请了长期病假，工资一直照发，还领取残疾抚恤金，每月共计6000多元。

“因为长期不上班，开始变得游手好闲，我染上了毒瘾，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2012年，郑向冰与处理事故的交警发生冲突，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他以“不服判决”为名借机四处上访，后来当地政府出面给其解决了18万元。

“我得出了结论‘上访就是来钱快’，这就让我把上访当成了主业。”郑向冰说，这次上访，让他尝到了“甜头”，此后他开始以访牟利，并逐渐成为串联煽动积极参与者。

高建辉凭借在河南漯河非法聚集事件中担任总指挥的经历，来到镇江后，他便被推举为现场总指挥。

“在漯河三五百人的队伍很整齐，到镇江之后，很多发出去的口令都执行不下去。”高建辉说，“他们都不是真正来‘维权’的，很多都是借着这个名义来捡‘炮壳’(便宜)的，因为在漯河时每个人都从当地政府领到了路费，多的2500元、少的1500元，他们认为，镇江经济发达，应该会给更多，好多人都抱着这个想法。”

就这样，极少数不法人员逐渐失去了对法律应有的敬畏，以访牟利、以访为业，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反思两起案件，法学专家表示，要发挥法律刚性、树立规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防止极少数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要将依法表达合理诉求，与聚众闹事甚至暴力殴打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格区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认为，即便表达合理诉求，也应该通过依法正当的途径，绝不能采取违法犯罪的方式。

“此类暴力事件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最佳途径。

记者了解到，国家对退役军人安置优抚工作高度重视，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拥军优属的政策法规，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在研究设计更加系统规范的优待体系，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或正在陆续出台。2018年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还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扎实做好退役军人信访工作，确保每一位来访退役军人都得到认真及时接待，对合理合法、条件具备的信访事项，推动及时妥善解决。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群众和专家表示，对极少数打着“退役军人”旗号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依法处理，顺应了人民意愿、彰显了法治精神。退役军人光荣履行了献身国防的崇高使命，为人民平安幸福以及国家繁荣稳定贡献了力量。下一步，还应不断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制，更好地把退役军人形象维护好，更好地把退役军人权益保障好，让退役军人永远成为全社会尊崇的群体。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